

Eugene O'Neill LONG DAY'S JOURNEY INTO NIGHT



# 長夜漫漫路迢迢

尤金·奧尼爾著  
喬志高譯

版出社界世日今

# 迢迢路漫漫夜長

著 爾尼奧·金尤

譯 高 志 喬

LONG DAY'S JOURNEY INTO NIGHT  
by Eugene O'Neill

LONG DAY'S JOURNEY INTO NIGHT by Eugene O'Neill. Copyright ©1972  
Yale University as legatee under the will of Carlotta Monterey O'Neill.  
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.

First printing

November 1973

## 長夜漫漫路迢迢

尤金·奧尼爾著。喬志高譯

今日世界出版社

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

承印：菲中文化出版社

馬尼拉信箱第一五一號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：港幣四元

封面設計：黃祥

獻給卡洛泰 (Carlotta)

紀念我倆結婚的十二週年

最親愛的：我奉獻給你這部戲的原稿，這部消除舊恨，用淚和血寫的戲。在慶祝歡樂的今天，這份禮物似乎是非常不合適吧。可是你會諒解的。我願以此頌揚你所給予我的恩愛，使我以愛的信心終於能夠面對死去的親人，寫這部戲——以深深憐憫、諒解、和寬恕的心情寫泰隆一家這四個飽受折磨的人。

我的愛人，過去這十二年對我是一個走向光明——走向愛——的旅程。你知道我心裏怎樣感激。你知道我心裏的愛！

金 (Gene)

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

道庵 (Tao House)



Drawn from life by Mai-mai Sze  
Courtesy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

旅美中國畫家施蘊珍作  
紐約市立文物館藏

一九四〇年代寫本劇時的奧尼爾

長夜漫漫路迢迢

## 目 錄

第一幕	一
第二幕、第一景	四九
第二幕、第二景	七三
第三幕	一〇三
第四幕	一三七
奧尼爾的自傳戲：譯後語	二〇九
奧尼爾主要劇作表	二三三

景

第一幕 泰隆家消夏別墅的起居室

一九二二年八月某一天上午八點半

第二幕 景一：同前，午後十二點三刻左右

景二：同前，約莫半小時後

第三幕 同前，那天晚上六點半左右

第四幕 同前，半夜時分



## 第一幕

景：一九一二年八月的一天早上，詹姆士·泰隆家消夏別墅的起居室。

舞台後方有兩對掛着門帘的雙門。右面的門通前客廳，一間擺設得整整齊齊，看上去不常用的屋子。另外一對門通到一間黯淡無光、沒有窗戶的後客廳，除用來做起居室與飯廳之間的走道外，別無其他用處。兩對門之間靠牆有小書櫥，上面掛着一幅沙士比亞畫像，

書櫥裏放着巴爾扎克、左拉和史丹達爾的小說；叔本華、尼采、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克魯泡特金、和麥克斯·史透納等人的哲學與社會學論著；易卜生、蕭伯納、和史特林堡的戲劇；史文朋、羅塞蒂、王爾德、恩納士·道生和吉卜齡的詩集，等等。（註一）

右首牆壁朝後是一扇紗門，通到外面繞着房子兩邊的陽台。再往前一點有一排三扇窗

戶，望出去是前花園門外的海港以及沿着海邊的馬路。窗戶一邊靠牆放着一張小籐桌，還有一邊是一張普通通的橡木書桌。

左邊牆上也同樣的有幾扇窗戶，窗外可以看見房子的後院。窗前，頭衝着後台，放着一張籐榻，上面有椅墊。再往後有一架玻璃門的大書櫥，裏面是整套的大仲馬全集露俄和查理士·利佛全集、三套莎士比亞戲劇集、五十厚冊的「世界文學精選」、休謨的「英國史」、梯埃的「法國執政與復辟時代史」、史摩列特的「英國史」、吉朋的「羅馬興亡史」以及其他的拉雜的舊劇本、詩集、還有好幾部愛爾蘭歷史。（註二）

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整套的書，一卷一卷看上去都是有人唸過，而且唸過不止一遍的樣子。

屋子裏的貞木地板差不多全部蓋上一張地毯，花紋和色調看上去都不討厭。屋子中間放着一張圓桌，桌上一張綠色燈罩的檯燈，電線插在頭上的掛燈裏。桌子週圍檯燈光線所及之處有四張椅子，三張是籐圈椅，另外一張（在桌子的右前方）是一張油得光亮的橡木搖椅，上面有皮墊子。

時間是早上八點半。陽光從右首的幾扇窗戶射進來。

幕起時全家方才用過早點。瑪麗·泰隆和她的丈夫一同從飯廳裏穿過後客廳出來。

瑪麗年紀五十四歲，中等身材。她身段依舊苗條，只是豐腴一點，雖然未穿緊身內衣但並無中年婦人腰身臃腫的現象。她的臉一望而知是愛爾蘭種人，年輕時一定非常俊俏，即使如今像貌還是出衆。可是她面容蒼白、消瘦，顴骨很高，比不上她身體的健美。她的鼻子長而且直，嘴很寬，嘴唇豐滿而帶敏感。她臉上沒有塗脂抹粉，高高的顴骨上面一頭厚厚的頭髮已經全白，加上面色蒼白使她深棕色的眼珠顯得烏黑。她的兩眼特別大而美，眉毛很黑，眼睫毛又長又鬆。

她這人一落眼就看得出是非常緊張，兩手從來不停地動。這是一雙一度很美的手，手指纖細修長，可是因為害風濕病現在弄得骨節粗硬，手指彎曲，怪難看的。大家不好意思看她的手，尤其是因為知道她怕人看，怕不能控制兩手的不寧，惹人注目，而自己丟臉。

她打扮得很簡單，可是天生很會挑選合適的衣服。她的頭髮很花了一番功夫梳過。她說起話來聲音柔和可親，高興時還帶一點輕盈的愛爾蘭腔調。

她個性中最可愛的一點是她從小在修道院做學生時代就養成，直到如今還沒有失却的那種少女的單純、含羞、毫無做作的神態——一種內在的、無邪的天真。

詹姆士·泰隆今年已經六十五，可是看上去至少年輕十歲。他身高五呎八左右，胸肩廣闊，體格看上去似乎比實際上還要頑長，因為他習慣地頭高氣昂、腰身挺直，頗有軍人的氣

概。他的面貌已經開始顯得頹唐，可是還不減當年英姿——廣額、高鼻、眼睛很深、眼珠淺棕色，堂堂一表人才。他的灰白頭髮已經稀落，頭頂禿了一塊，像和尚一樣四週留下一圈短毛。

他這人一望而知是戲子出身，倒不是故意擺出舞台明星那種左顧右盼、不可一世的架子。他生性樸實無華，不脫他愛爾蘭種田人家的寒微本色。可是一輩子的梨園生涯不期然地在他一語一語、一舉一動中流露出來。這些表現有一點像科班出身苦練出來的技巧。他的嗓音特別出色，說起話來聲音響亮而有彈性，他對於這一點特別感覺自豪。

從他的衣着上看，他實在不像是扮演什麼英雄才子的角色。他穿的是一套破舊、便宜的灰呢便裝，脚上一雙沒有刷亮的黑皮鞋，襯衫不帶硬領，只用一條厚料子的白手絹鬆鬆的圍着頸子打個結。這並不能算是瀟灑、不修邊幅的裝束——老實說，簡直是一副寒儉相。他穿衣服的宗旨是非穿到不能再穿為止。目前他正準備到園子裏去工作，因此對於自己的外表更滿不在乎。

他有生以來從未真正害過一天病。他的神經特別健全。他有鄉下種田人魯鈍的底子，可是粗中帶細，間或也容易傷感，偶爾出其不意還會本能地體貼人家。

夫妻兩人從後客廳走出來，泰隆一手挽着瑪麗的腰，走進門口時帶玩帶笑的把她摟了一

把。

泰隆：瑪麗，你現在加重了二十磅，抱起來可以抱個滿懷了。

瑪麗（靦腆地一笑）：你的意思說我太胖了。我真應該減肥才對。

泰隆：沒有這話，我的太太！你現在正好，不多不少。我們不許說什麼減肥的話。是不是爲了這個緣故你早點吃得那麼少？

瑪麗：那麼少？我還以爲我吃得挺多的呢。

泰隆：你沒有吃多少。我巴不得你多吃一點。

瑪麗（逗着他玩）：你這個人！你要每一個人都像你那樣吃一大堆早點。別人要是那樣塞早就脹死了。

（她向前走一步，站在圓桌的右邊。）

泰隆（跟着她上前來）：我希望我不是像你說的那樣一個大飯桶。（自鳴得意）可是感謝上帝，我的胃口還好。我的消化力跟二十歲小伙子一樣強，儘管你說我六十五了。

瑪麗：一點也不錯，詹姆士。誰也沒有你飯量大。

(她笑起來，一面在圓桌後右邊一張藤椅上坐下來。泰隆從她背後繞到前面在桌上煙盒裡選了一根雪茄，然後用小剪刀將煙尾剪掉。從飯廳裡傳來唐米和愛德門說話聲。瑪麗把頭掉轉那邊去。)

我不懂兩個孩子爲什麼呆在飯廳裏。凱絲琳一定是在等着收拾桌子。

泰隆(半開玩笑同時骨子裏微帶愜意)：兩人又在搗什麼鬼不願意我聽見。我敢打賭他們又在想出什麼新主意來敲老爹的竹槓了。

(她聽了這話也不響，只把頭轉向說話聲音傳來的方向，她的兩手在桌面上不寧地動來動去。他點起雪茄，在桌右的搖椅、他慣坐的椅子上坐下，心滿意足地抽着煙。)

早飯後第一根雪茄，味道再好也沒有了，如果是上等雪茄的話。我新買的這一批就不錯，烟味很醇，而且公道得不得了。討了一個大便宜。是麥貴告訴我那兒買的。

瑪麗(略帶尖刻的口吻)：我希望他同時沒告訴你哪兒再去買塊地皮。跟着他討便宜買地產結果總是倒霉。

泰隆(維護着自己)：也不能這麼說，瑪麗。你還記得，不是他勸我買下栗樹街那幢房子嗎，結果我買進賣出很快地賺了一筆？

瑪麗(聽了這句話不禁微笑，又親熱地逼着)：我怎麼不記得。你破天荒第一次走運。

麥貴做夢也沒想到——（說到這裏她忽然止住，輕輕地拍拍他的手）。算了吧，詹姆士。我知道說你沒有本事做地產生意發大財，你一輩子也不會相信的。

泰隆（氣喘喘地）：我並不想做。不管怎樣，地皮究竟是地皮，總比華爾街那幫騙子向你推銷股票，公債票靠得住一點。（息事寧人的）算了罷，我們這大早不要爲了做買賣的事彼此口舌了。

（兩人話停。這時又聽見裡面兩個孩子說話的聲音，忽然一人大咳了一陣。瑪麗聽着，心很焦的樣子，她的手指在枱面上緊張地動彈着。）

瑪麗：詹姆士，你該罵愛德門不吃東西。他早飯除了咖啡什麼都沒動。他得吃東西才能維持體力。我老是告訴他，可是他說他簡直沒有胃口。當然，夏天重傷風是最倒胃口的事。

泰隆：不錯，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所以你也別發愁——

瑪麗（快快地）：我才不發愁哩。只要他自己當心，我知道他一兩天就會好的。  
（似乎想不再談這件事但又不能）話是這麼說，剛碰上這兩天又病了，也真倒霉。

泰隆：是呀，真倒霉。（他心裡不安地向她快快偷看了一眼）但是你也不要爲這件事發愁，瑪麗。別忘了，你還得當心你自己的身體。

瑪麗（急忙地）：我沒發愁。沒有什麼可以發愁的事。你幹嘛以為我會發愁？

泰隆：並沒有什麼原因，只不過這兩天你似乎稍許緊張一點。

瑪麗（勉強作出笑容）：我似乎緊張？別瞎說。這是你自己神經過敏。（忽然緊張起來）

詹姆士，我不是叫你不要一天到晚眼睛不停地監視着我嗎？別的沒有什麼，你這樣弄得我挺不自然的。

泰隆（把一隻手輕輕放在她徬徨不安的手上面）：好了，好了，瑪麗。這一回是你在神經

過敏了。要是我眼睛不停地看你，那是因為我要欣賞你近來長得多麼肥多麼美。（他忽然間深深地感動起來聲音發抖）我的心肝，我沒有法子形容出來我心裏多

麼快樂，看見你自從這次回家之後身體這樣好，就像你從前的老樣子一樣，多麼可愛。（他彎下腰來不自禁地親親她的面頰——然後又轉過身來聲音不自在的加了一句）

那末就這樣繼續努力吧，瑪麗。

瑪麗（把頭掉轉過去）：一定。（她心緒不寧地站起身來，走到右邊窗前。）謝謝老天爺，霧

總算散了。（轉過臉來）我今天早上倒是覺得渾身不對勁。那個討厭的霧笛整

夜不停地叫，弄得我簡直睡不着覺。

泰隆：可不是，就像後院子裏養了一頭害了病的鯨魚一樣，把我也吵得睡不着。



瑪麗（又心疼又好笑）：真的嗎？虧你睡不着覺與衆不同。打呼打得那麼響，我聽上去根本分不出是你還是霧笛的聲音。（她走到他面前忍不住笑，用手開玩笑地拍拍他的

面孔。）十個霧笛也不會驚醒你。你的神經才強壯呢。你一向是如此。

泰隆（感覺到有點丟臉——不高興地）：胡說。一提到我打呼，你老是過甚其辭。

瑪麗：怎麼會過甚其辭！你自己聽不見——

（正在這時從餐廳傳來一陣大笑聲。她回頭去，帶笑說。）

兩個人不知道在笑什麼。

泰隆（氣沖沖地）：在笑我。別的我不知道，這個我敢打賭。開起玩笑來，總是尋老爹的開心。

瑪麗（像是逗小孩）：不錯，我們大家都欺負你，是不是？多麼委曲！（她哈哈一笑——然後如釋重負的樣子）不管怎樣？隨他們笑什麼，只要聽到愛德門笑我就放心多了。近來他老是悶悶不樂的樣子。

泰隆（不理會句這句話——還是滿肚子不高興）：我跟你說，一定又是詹米在那裏說話損人。他永遠是瞧不起人，拿人家開玩笑，這傢伙。

瑪麗：好吧，不要又跟詹米作對了。（缺乏自信力）他到頭來總會變正經的，你等